

THE MESSENGER

信使

【美】丹尼尔·西尔瓦 著

陈亮 莫结胜 译



力、欲望、欺骗、复仇，讲述了一个间谍跌宕起伏的人生。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MESSENGER

信使

【美】丹尼尔·西尔瓦 著

陈亮 莫结胜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57

© Copyright 2008 THE MESSENGER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使/(美)西尔瓦著;陈亮,莫结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8-941-3

I. 信… II. ①西…②陈…③莫…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521 号

信 使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 者:(美)丹尼尔·西尔瓦

译 者:陈 亮 莫结胜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2.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41-3

定 价:3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死亡之门 1

- 1. 伦敦 1
- 2. 耶路撒冷 7
- 3. 耶路撒冷 20
- 4. 梵蒂冈 27
- 5. 梵蒂冈 36
- 6. 梵蒂冈 45
- 7. 罗马 52
- 8. 威尼斯 58
- 9. 耶路撒冷 68

第二部分 戈齐特医生的女儿 74

- 10. 耶路撒冷, 艾恩科勒姆 74
- 11. 伦敦 85
- 12. 以色列, 特尔·梅吉多 103
- 13. 伦敦 114
- 14. 马莱斯, 巴黎 127
- 15. 马莱斯, 巴黎 135
- 16. 弗吉尼亚州, 麦克林 144
- 17. 乔治敦 150
- 18. 伦敦 166
- 19. 伦敦 179
- 20. 伦敦 188
- 21. 伦敦 196

第三部分 长夜未央 203

22. 巴哈马, 哈伯岛 203

23. 巴哈马附近洋面 213

24. 圣巴托罗缪岛, 古斯塔维亚 222

25. 圣巴托罗缪岛, 古斯塔维亚 233

26. 圣巴托罗缪岛, 曼金角 249

27. 圣巴托罗缪岛, 古斯塔维亚港 258

28. 中央情报局总部 270

29. 圣马丁附近洋面 276

30. 圣马丁 281

31. 瑞士, 克劳滕 284

32. 苏黎世 291

33. 瑞士, 楚格市 297

34. 瑞士, 尤瑞州 302

35. 瑞士, 尤瑞州 312

36. 瑞士, 楚格州 320

37. 梵蒂冈 325

38. 罗马 332

第四部分 证人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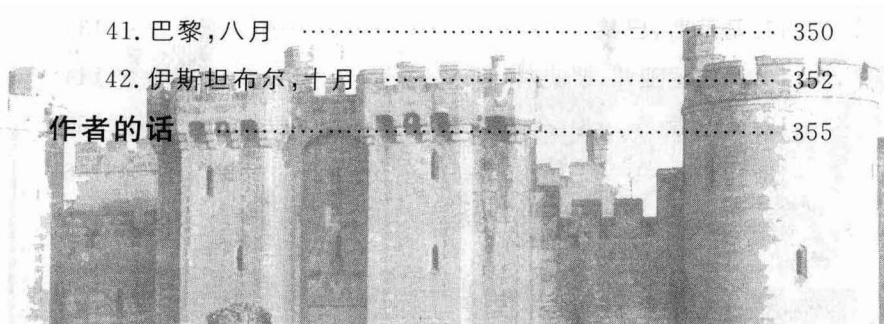
39. 华盛顿 336

40. 以色列, 提布拉斯 345

41. 巴黎, 八月 350

42. 伊斯坦布尔, 十月 352

作者的话 355



第一部分 死亡之门

1. 伦敦

那个无意之间把加百利·阿伦从短暂而不平静的退休状态中唤醒的人叫阿里·马苏德。马苏德，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在慌不择路的惊恐之中，一时忘记了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

他在一个风雨大作的10月傍晚死在了伦敦的布隆伯利。当时，他刚参加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及中东和平与安全政策论坛”第一届年会最后一次会议。人们对当天上午开幕的这次会议曾寄予厚望，但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却发现它像一场平淡无奇的戏剧的巡回演出场次一样了无新意。即使是那些赶来希望分享新思维的火花的游行示威者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听到的不过是老调重弹。10点钟，美国总统的模拟像被烧。11点，以色列总理也被熊熊火焰所吞噬。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场倾盆大雨把罗素广场变成了一口池塘，只有傻瓜还会呆在这里为沙特阿拉伯妇女的权益而奔



走呼号。晚上8点30分,当会议主席的槌子宣布结束最后一项小组会议议题时,二十多个耐着性子坚持到最后的与会者开始满脸疲惫地鱼贯退席。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现很少有人愿意明年秋天再来参加下一届会议。

一位会务工作人员悄悄走上前来,把写着:“加沙解放了——现在该怎么办?”的牌子从讲台上搬走了。在这个小组会议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与会者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赛义德学院,他为自杀炸弹事件制造者鸣不平,为基地组织辩解。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剑桥的一位古板的张伯伦式学者。他谈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来,就好像他们依旧不过是英国外交部那帮穿灰色西装的家伙的一个小难题而已。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这位年长的“张伯伦”成了激进的“赛义德”与来自以色列大使馆的一位名叫瑞秋的可怜姑娘的“隔离墙”。瑞秋只要一开口,就会被台下的一阵阵嘘声和口哨声给淹没。现在,“张伯伦”还在充当着和事佬的角色,因为“赛义德”追着走到门口的瑞秋,嘲讽她说:她们作为殖民者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阿里·马苏德,这位不来梅大学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的研究生导师,是最后一位起身离开的人。毫不奇怪,嫉妒他的同行们可能会告诉你,在学术近亲繁殖严重的中东问题研究的圈子里,这位教授是以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出头露脸的机会而著称的。马苏德教授生于巴勒斯坦,持约旦护照,在欧洲长大并接受教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似乎都是一个温和派人物。人们管他叫“阿拉伯未来之星”,认为他是社会进步的最佳代表。大家都知道,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特别是军事伊斯兰主义。无论是在报纸社论中、大学讲堂还是电视节目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无序所表达的深切的悲哀:没有给人民提供足够的教育啦,总是喜欢把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倾向啦,等等。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大声疾呼,主张开展一次伊斯兰改革。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把他叫做异教徒,温和派则称赞他有马丁·路德的勇气。那天下午,他在发言中认

为，现在球在巴勒斯坦这一边。这已经让“赛义德”很不高兴了。只要巴勒斯坦人不与恐怖主义文化分道扬镳，他又说，以色列就决不会从西岸撤出一寸土地。而且，他们也不应该撤出。“违背天理！”，气得“赛义德”大骂：“卖身求荣！”

马苏德教授长得很高大，个头有6英尺多高，而且相貌英俊，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工作中成天要和容易一见钟情的年轻姑娘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他一头卷曲的黑发，颧骨既高又宽，方方的下巴颏中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眶很深，这给他的脸平添了些许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味道。他穿着开士米运动夹克，内套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一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也是他费尽心机刻意让人们留下的印象。他举止沉稳，在慢条斯理地把文件和笔收拾好，放进他的旅行专用公文包之后，他拾阶走下讲台，向通向出口的中央走廊走去。

还有几个与会者逗留在门厅里没有走。在门厅的那一头，犹如平静大海中的一个风暴之岛，站着一位姑娘。她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一件皮夹克，脖子上缠着方格的巴勒斯坦包头巾。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乌鸦的翅膀；她的眼睛差不多也是黑的，但似乎闪耀着其他什么颜色。她的名字叫哈米达·塔塔丽。她曾经告诉他说，她是一个难民，出生在阿曼，在汉堡长大，现在是住在伦敦北部的加拿大公民。马苏德是那天下午在学生会接待处遇见她的。在喝咖啡时，她猛烈抨击他对美国和以色列犯下的滔天罪行轻描淡写、无动于衷。马苏德喜欢她生气的样子。他们约好当天晚上在斯隆广场那家剧院旁边的酒吧一起喝酒。马苏德不想成为她的情人。他想要的不是哈米达的身体，而是她的狂热和她清秀的脸蛋，她的地道的英语和她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当她穿过门厅的时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上来和他说话。“请你和讲台保持距离。”那天下午他告诫她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不得不小



心谨慎,和什么人在一起都要避开别人的眼睛。”他走到门外的柱廊下看着潮湿的街道上缓慢移动的来往车辆,躲了一会儿雨。他感觉有人擦了一下他的胳膊,接着就看见哈密达一言不发地一头冲进了瓢泼大雨里。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才把他的公文包斜挎在肩上,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回他位于罗素广场的宾馆。

奇怪的感觉又在他身上出现了。每当他从一种生活转换到另外一种生活时,这种奇怪的感觉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感官锐利起来,突然注意起许多很小的细节。比如,那个躲在伞下的光头青年走向他的时候,看他的脸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当他买《夜生活品位》时,那个卖报人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似乎也太过嚣张了;三十秒后,当他把同一份报纸扔进上文波恩街的垃圾箱时,他发现一位出租车司机又在注视着他。

一辆伦敦公共汽车超过了他。当它慢吞吞地开过去的时候,马苏德透过满是水雾的玻璃窗户看见十多张满是疲惫的脸孔,而且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黄色脸孔。“新伦敦人”,他想,一时间,这位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教授陷入了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含义的沉思当中。有多少人暗中同情他的事业?如果他把生死状放到他们面前,又有多少人会在上面签字呢?

令他从公共汽车带来的沉思中猛醒过来的是对面人行道上的一个单身行人:防水布雨衣,又短又粗的小辫子,两条平直的眉线。马苏德立即认出他来了。这个年轻人曾经在这次会议上见过,——他就和哈密达坐在同一排,不过是在听众席的另一边。那天早上,当马苏德参加另一个讨论禁止以色列学者进入欧洲的小组会议,并成为唯一的反对声音的时候,这个人也在场并且坐在同样的位置上。

马苏德低下了头继续赶路,左手却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公文包的背肩带。他被跟踪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会是什么人呢? M15 是最大的可能。是最大的可能,但不是唯一的可能,他提醒自己说。也许是德国联邦

情报局(BND)的人,从来不来梅开始跟踪他一直跟到伦敦来了。也有可能,他是处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监视下。

不过,还有第四种可能。这种想法使得马苏德的心脏开始剧烈地撞击胸腔。如果这个人根本不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呢?如果他为那个对清除敌人毫不手软,即使是在外国首都的大街也敢下手的情报机构工作呢?那个情报机构有利用女色作为诱饵的传统。他突然想起哈米达那天下午对他说的话来。

“我基本上是在多伦多长大的。”

“那在这之前呢?”

“阿曼,那时我还很小。后来又在汉堡呆了一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教授。我的家就是一个旅行包。”

马苏德突然从文伯恩大街上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圣·潘克拉斯附近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走了几步之后,他放慢脚步,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个穿防水布雨衣的男人已经穿过了大街,跟过来了。

他加快了步伐,一连转了几个弯,忽左忽右。一会儿一排马车房,一会儿一大块公寓楼群,一会儿是一个飘零着落叶的空旷广场。马苏德顾不上注意这些。他在努力辨认方向。他对伦敦的主干大街非常熟悉,但这些小巷子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迷宫。他把所有的反侦察技术丢到了脑后,开始不断地回头看。每次回头似乎都发现跟踪者离自己又近了一两步。

他来到了一个路口,向左看去,他看见了欧斯顿路上飞奔的车流。他知道,在路的那一边,是国王十字路口和圣·潘克拉斯车站。于是,他转向那个方向,几秒钟后,他回头一看,那个男人也已经转过街角,开始追赶他。

他开始跑起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运动员,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活已经使他不再有一副好身体。现在,公文包中装着的手提电脑重得就像一只



铁锚。他每跑一步，公文包就撞击一下他的臀部。他用手肘固定住它并且用另一只手抓住肩带，但这反而让他跑得磕磕绊绊，跑的速度变得更慢了。他考虑过扔掉它，但这样一想反而更加死死地抓住了它。如果落到敌人手里，这个手提电脑将成为一个情报宝库：人员名单、侦察照片、通讯联络、银行账户……

他跌跌撞撞地在欧斯顿路上停下来了。回头看去，他看见跟踪他的人仍旧不紧不慢地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脚下。他往左看了一眼，柏油路上空荡荡的，于是他迈下了人行道。

大货车尖啸的喇叭声是阿里·马苏德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发生撞击的瞬间，公文包从他身上挣脱出来，并飞出去了。它在空中飞了一段距离，着地之后又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重重地跌落在大街上。那个穿防水布雨衣的男人几乎没有停步，他弯腰一把抓住了公文包的带子，干脆利落地把它挎在自己肩上，穿过欧斯顿路，然后跟着傍晚的通勤车流消失在国王十字路口。

2. 耶路撒冷

第二天清晨，这个公文包被送达巴黎，中午 11 点被送进特拉维夫^①扫罗国王林荫大道上一个样子普通的办公楼群。在那里，马苏德教授装在公文包中的个人用品在粗略地做过一番检查之后，就被放到了一边，而他的手提电脑的硬盘则被送到一群电脑技术天才手里，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攻破了其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受到了反复而彻底的检查。到当天下午 3 点，第一批情报就被送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官邸。当天下午 5 点，装着其中最紧急的情报的一个牛皮文件夹子出现在急速开往本·耶胡达宫附近一条绿树成荫的小巷子——纳金斯大街的一辆标致豪华轿车的后座上。

轿车在 16 号一幢小公寓楼房前停了下来。曾两次担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的首领、现任以色列总理统管安全与情报事务的特别顾问，阿锐·沙姆龙，从轿车的后座走了下来。他的个人安全事务负责人拉米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身后。在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由于以色列复杂的政治环境，他曾有过太多的惊险遭遇。因此，即使是在他那要塞一般的提卜利亚别墅里，沙姆龙身边都时刻围满了他的贴身警卫。

他在门口花园的走道上停了一下，并抬头看去。这是耶路撒冷的一座矮小的水泥建筑，有三层楼高，门前是一棵高大的桉树，树荫映在楼前的阳台上，让人顿觉神清气爽。树上的枝叶在秋天第一缕秋风中微微摇摆，从三楼开着的窗户中飘出了刺鼻的油画涂料的气味。

在走进门廊时，沙姆龙瞥了一眼 3 号单元的邮箱，注意到上面没有挂人名牌。他走向楼梯，沉稳地缓步拾阶而上。他身材短小，如同往常一样

^① 译者注：以色列政治首都，政府所在地。



穿着咔叽布裤子和旧皮夹克，夹克的右胸已经出现了裂纹。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和褶子，头上残留的一点灰色的头发剪得短得几乎看不见。他的两只手皴裂得如同皮革，布满肝斑，而且又大又粗，似乎是属于个头比他大一倍的人的。其中一只手上拿着的正是那个文件夹。

当他走上三楼的楼梯间平台，门是关着的。他把手伸出放在门上，轻轻推开。他进入的这套公寓曾被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艺术品味的美丽的意大利裔犹太妇女精心装修过。现在，屋里的家具随同这位美丽的意大利女人一起随风而去，这套公寓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哦，不，不是艺术家，沙姆龙不得不提醒自己。加百利·阿伦是一位修复家，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四个天才修复家中的一个。现在，加百利正站在一幅巨大的画布面前，描绘一个被几只凶猛的食肉类猫科动物包围的男人。沙姆龙悄悄地在一只沾满涂料的凳子上坐下来，静静地看了一阵子他作画。他一直为加百利临摹那些画坛巨匠的手法的能力感到不解。在沙姆龙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假扮高雅的把戏，如同加百利惊人的语言能力及其能够在一般人只够拍拍手的瞬间把一个贝雷帽特种部队好手从背上摔下来，并且立即进入开火状态的本领一样，这些都不过是加百利用来完成使命的众多天赋之一罢了。

“嗯，看起来这幅画比刚送过来的时候，好多了。”沙姆龙说，“不过，我还是不理解干吗还有人愿意把这样的画挂到自己的家里。”

“它不会挂到私人家里去。”加百利说，他手中的画笔并没有离开帆布，“这是一家博物馆的收藏。”

“这是谁画的？”沙姆龙突然问道，口气好像是在审问一个恐怖爆炸案的罪犯。

“伦敦博纳姆拍卖行认为作者是厄拉斯姆斯·奎利纳斯”，加百利说，“但我认为，奎利纳斯可能只出了底稿，是鲁本帮他画完的。”他的手继续在大幅画布上忙个不停。“他的手笔到处都是。”

“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噢，那是一千万英镑的不同。”加百利说。“朱利安在这幅画上可是要大赚一笔了。”

朱利安·伊舍伍德是伦敦一位艺术经纪人，偶尔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做些秘密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部门有一个非常长的名字，并且和它的实际工作性质毫不相干。沙姆龙和加百利这帮人都简单地把它叫作“局里”。

“我希望朱利安会给你支付合理的报酬。”

“我的修复费用，外加从销售利润中抽取的一小笔佣金。”

“总共有多少？”

加百利没有说话，他在调色板里蘸了蘸画笔，又继续工作。

“我们需要谈谈。”沙姆龙说。

“那就谈吧。”

“我可不想和你的背谈话。”加百利转过身，透过他戴着的放大眼镜的镜片瞥了沙姆龙两眼。“这样，我也不会和你谈。看看你戴着的那些玩艺，简直就像从我的噩梦里跑出来的。”

加百利无奈地把他的调色板放在了工作台上，取下了他的放大眼镜。他有一双碧绿的眼睛，惊人的漂亮。他比一般人要矮，但有着一副自行车运动员的好身板。他的脸前额高，下巴窄，鼻梁又长又细，就像从木头上刻下来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两鬓染白。正是因为沙姆龙使加百利成了一名艺术品修复家而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正是因为沙姆龙，加百利才会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一夜之间鬓染双秋。沙姆龙曾是戈达·梅厄总理^①亲自指派负责追查和刺杀1972年慕尼黑大屠杀事件的凶

^① 戈达·梅厄(Golda Meir, 1898—1978)，以色列开国元勋，第一位以色列女总理，世界上三位女性国家领导人。出生于乌克兰，历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1969—1974)，以色列“铁娘子”著称。



手的行动指挥官，而加百利·阿伦，这个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艺术家则成了沙姆龙手下的第一杀手。

加百利花了一些时间清洗调色板和画笔，然后进入厨房。沙姆龙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下，等着加百利回来。他掏出一支味道很重的土耳其香烟，一边开始拿打火机点烟。听到沙姆龙那只老 Zippo 打火机的熟悉的打火声，加百利生气地指了指鲁本的画，但沙姆龙不以为然地挥挥手，不管不顾地把香烟叼在了嘴边。当加百利用热水瓶给茶壶注水，并用勺子把咖啡豆舀到法国压榨机中时，一股温馨的寂静氛围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沙姆龙很惬意地听着花园外面桉树丛中吹过的风声。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他一向不是以犹太节日而是以大地的节奏——雨季来临的日子，加利利的野花怒放的日子，寒风再起的日子——来感受时间的流逝的。加百利读懂了他心中的想法：又一个秋天到了，而我们都还活着。曾经的誓言不必重复。

“总理在等着你的答复。”沙姆龙的眼睛依然盯着那片小小的花园，“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不过他也不能永远等下去。”

“我告诉过你，一旦我画完这幅画，我会给他一个答复的。”

沙姆龙看着加百利。“你的傲慢还有没有个边？堂堂以色列国的总理要求你出任特别行动处负责人，你却把他推到这些该死的 500 年前的油画后面去等待！”

“是 400 年前。”

加百利把沏好的咖啡端到桌子上，给每人倒上了一杯。沙姆龙舀了一勺砂糖倒进自己的杯子里，然后猛劲一搅。

“你自己都说你这幅画快画完了。那么，你的答复是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

“需要我给一个建议吗？”

“如果我说不需要你的建议呢？”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说。”沙姆龙一把掐灭了烟头。“你必须接受这项任务，趁着总理还没有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别人。”

“那最好不过了。”

“真的吗？那你自己怎么办？”见加百利沉默不语，沙姆龙紧逼不放。“让我给你画一幅像吧，加百利。我会尽量画好的。尽管我没有你的天赋，我也没有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德意志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我只是一个推着手推车在大街上叫卖盆盆罐罐的波兰犹太穷小子的后代。”

沙姆龙难听得要死的波兰口音越来越重了。加百利忍不住笑了。他知道，只要沙姆龙一扮演起备受践踏的沃尔夫^①犹太人，接下来就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

“你别无选择，加百利。这是我们第一次给你工作时你自己说的。你把这幅鲁本的画完成之后，你自己在哪里安身？难道有很多工作在排着队等着你吗？”沙姆龙的停顿具有戏剧效果，因为他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你又不能返回欧洲，除非欧洲各国政府能够正式排除你和巴黎大里昂车站爆炸事件^②的干系。朱利安也许会给你带来另一幅画，但这总是会有结束的时候，因为包装费与运费会减少他本来就不多的利润，使他入不敷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加百利。”

“事情明摆着：你是想利用我的不幸处境来胁迫我参加这次行动。”

① 译者注：沃尔夫(Lvov 或 Lviv)，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1939年、1941年分别被苏联和德国军队占领。当时，该城共有当地犹太人和从波兰西部德占区来的犹太难民20万人。在德国占领期间，当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德国军队支持下，屠杀了6000名以上的犹太人。1941年德国在该城建立犹太人区，在强制犹太人迁入该区途中枪杀数千老弱病残。1942年，德军将该城区的6.5万多名犹太人迁往其他劳改营和死亡集中营。1943年德军摧毁该城区，杀死数千名犹太人，残余犹太人全部送往其他劳改营或死亡集中营。送往劳改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受尽折磨，大部分人死在其中。

② 1981年11月法国巴黎的大里昂火车站发生一起炸弹袭击事件，一名旅客负伤。后来亚美尼亚一个所谓“Only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



“胁迫？啊，不，加百利。我知道什么是胁迫，上帝知道，只要胁迫符合我的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胁迫。但这不是胁迫。我是在尽量帮你。”

“帮我？”

“告诉我，加百利，你对钱有什么想法？”

“我有钱。”

“足够你过隐士的生活，但不够你生活”。沙姆龙静了下来，仔细听了听外面的风声。“现在这里很安静，不是吗？几乎可以说是宁静。这禁不住让人觉得它会永远这样平静下去。但是，这不可能。我们无条件地把加沙给了他们，他们却在自由选举中把哈马斯选上了台，把这个作为对我们的报答。接下来，他们会向我们要西岸地区，如果我们不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有另一轮的流血冲突，甚至比第二次起义还要更厉害的流血冲突。相信我，加百利，那一天很快就要重演了。而且还不仅仅是在这里。是在所有的地方。你以为他们会停手不干了么？当然不会。他们正在策划下一次行动。他们正在和拉登及其朋友们密谋。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完全被基地组织及其外围组织给渗透了。我们还知道他们很快将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在国外的目标发动大型攻势。局里还相信，总理及其身边的高级顾问都将成为他们刺杀的目标。”

“也包括你吗？”

“当然。”沙姆龙说，“我毕竟是总理统管安全与反恐怖主义事务的特别顾问。对他们来说，我的死将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伟大胜利。”

他又向窗外看去，风在吹过树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是吗？我们本来想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的避难所，奇怪的是，现在它使我们比以前更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将近一半的犹太人都住在这一小条狭长的土地上。只要一枚小小的原子弹，这个地方就完蛋了。美国人能够挨得起一枚，苏联人挨了一枚原子弹甚至根本都不会有感觉。但是我们呢？特拉维夫挨